

現實

1953.8.29

新
聞
雙
周
報

14

★ 1953.8.29 ★
期刊庫

新 疆 歌 舞 團
維 族 之 花 康 巴 罕 爾



譽滿中外的孫夫人

專訪：訪問新疆歌舞團

宋一文

特稿：戰幕籠罩下的徐州

吳曉巖

宜昌近貌

「現實」
旅行記者
孫維甫

論現實性·計劃性·
新聞性

張曉虎

論 藝 人 嘉 模 田 際 雲

吳澤教授

小品：敬向豬致謝

張國東

通訊：旅法雜記

「現實」
約記者
金重怡

評論：美奴菲律賓的狂言

宋一文

二周一人：

譽滿中外的孫夫人

記者
金 怨

上海（5）峨嵋路十八號 電話：四八五三
發行總人兼編輯 曹 亨 閣

訪 問 新 疆 歌 舞 團
戰 幕 籠 罩 下 的 徐 州
藝 人 嘉 模 田 際 雲

元千五售

版 出 五 期 星 隔 每

日 六 十 二 月 十 年 六 卅 國 民

訪問新疆歌舞團

宋一文

總幹 專海 比爾 氏的 意見

給他們政治自由
懂得他們的目的
和平統一能實現

邊疆的問題，近來頗為國內人士所關切，政府也漸次注意起來了。尤其是新疆，十餘年來，變化特多，自從抗戰進入第二階段，盛世才治理新疆的晚期起，在他所標榜的六大政策變質後，新疆直屬省，不久以前，所謂伊犁事件恐尙留著餘波，記者趁這一次新疆歌舞團來滬之良機，特走訪遠來的同胞，詢問邊疆的實況。

記者訪問新疆歌舞團的日子，正值該團招待上海文化界的翌日，那天上午十時左右到建青年館時，他們正在餐廳用早飯，由該團副總幹事耿杰君的介紹，會見了該團維族人海比爾總幹事，海比爾大約將近三十的青年，稍帶點沉默，穿著藏青的大衣，在外貌上似乎不全像其他的團員，有點像漢人，戴著咖啡色的呢帽，他和翻譯員鐵木耳君是該團傳鼓呢帽的兩個人，其餘團員穿的也是藏青色的大衣，戴著小帽的帽子在腰後，女的穿著咖啡色的大衣，（這些男女的大衣，據云在南京新製的，質料並不好）皮鞋無光，也無上流所流行的美國尼龍絲襪，她們都是穿的棉質似的襪子，臉部完全是中亞典型的，高高的鼻子，深凹的眼睛，不過膚色紅潤，眼瞼黑色，還說明

了他們是中亞的民族，而梳著幾乎近數十根的小辮子，長長地垂到腰際，祇有康巴罕爾（所謂「維族之花」）及另一女團員則梳著兩根又長又粗也垂及腰際的辮子，據說這是摩登化了的。海比爾君握著記者的手，帶上樓廳，翻譯員鐵木耳君隨著我們上樓了。記者先表示了昨晚觀表演後的敬佩之忱，並提問下列諸題：

問：就貴歌舞團所到京滬兩地，請告所得之印象。
答：此次到南京後，首先蒙高級首長（鐵木耳君將「高級」二字提得很有勁）熱烈歡迎，招待周到，心中說不出的興奮，南京為全國中心，水準高、建設好、我們都無上的快樂。到上海後，下車時有數萬同胞至車站歡迎，其團烈情形，我們也有無限的高興，投入了祖國的懷抱，正像到了天堂。我們新疆地處偏僻，一切都落後。

問：維族文化歷史之來源與發展如何？
答：維族為蒙古移過的一部，為吐魯番高昌，約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
問：文學及藝術方面之著名作家為誰？其作品可略告否？

答：默罕穆德。依明先生（為該省建設）
（廳長，這次借來的）為文學家，歷史家、地理家，尤其地理方面頗多作品，此外青年優秀作家為穆提義君，為語言家，彼將維族已忘或拋棄之語言從新改正，也可說是語言發明家。

至此，記者臨時想起了一問題，我問海比爾先生這次同來的團員共包括幾族。他答：有四個部落：維吾爾、哈薩克、韃靼兒、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為蘇聯聯邦共和國之一，新疆也有這個部落嗎？」海比爾稱有。

問：維族人口若干？教育制度若何？教育內容又若何？大中小學共若干？

答：幾年前的調查，維族人口約為三百五十萬，哈族約為三十多萬，在迪化有一學院，內將各族分班，共四班，內有維族班；迪化中學共四個，各有維族班及國語班，課本方面，由維族許多留蘇學生編有物理化學等書，國民教育未徹底實行，各學校學生名單有四百人，實際在學學生僅四五十人，現正逐步推進中，著重科學化，在迪化的國民學校籌備的僅二個。
記者問：那末這許多未入學的用什麼方式教

育！他們也能讀能寫嗎？

海答：注重平時教育，他們可讀可寫。文盲數尚未統計，十年前為百分之六十。

「那未婚制度如何？」記者問。

「從前是由雙方家長代子女訂合同舉行的，新郎新娘在結婚之夜才見到，現在則為自由戀愛了。」海答。

問：對新疆少數民族問題，貴歌舞團有何高見？

答：「少數民族」不可說是民族，是部落，過去未開有什麼少數民族，盛世才主新時，將各部部落以誤會情形，在黑暗專制下壓迫他們，給他們印象很壞。自張治中將軍主新後，領導新疆人民走向自由幸福的路上，新疆人民獲得民主。

記者問：如何可使新疆各部落以為獲得了民主？

海答：給他們很大的自由，政治範圍廣一點，中央如能知道他們的目的，就很容易達到和平統一之階段。

「可是盛世才主持新疆這多年，不是也有好的方面？」記者提出了這問題。

海答：也有好的，他在教育方面費很多的力，使新疆向好的基礎；可是教育精神却離開新疆，傾向蘇聯。他極壞的事情，是將新疆的富有同胞的經濟搶去，使百分之八十全變為窮人，他建了很大的監獄，把有錢的人關進去，但他們却没有犯罪的；這就連漢族同胞也遭受同樣情形。

記者問：可是蘇聯也是厭惡盛世才的。

海答：這因他給中央政府的條約為蘇聯發現，故蘇聯不要他。

「現在新疆主席如何？」

答：大家擁護他，祇除少數外。

記者道：我們的雜誌不是官辦的，是代表人

民的言，儘可不必受拘束，請說真實的言。

海答：這是實在的。

翻譯員鐵木耳君和海交談一句後，鐵說：百分之九十九是擁護的，且說得那樣有力。

記者問：阿合買提江怎樣？能受擁護嗎？

海答：新疆人民對他並不好。

「請不必顯惡的說。」

他講了一句，鐵說：不顯惡的，這是實在的。至此，記者詢問海的教育程度，他答道：師畢業。我也同樣地詢問鐵，鐵說自己是中央政治大學畢業，又是中央陸軍軍官大學畢業的。鐵說：着黑色眼鏡，長得很結實，有時搭搭眼。

問：最近伊犁事件真相如何？據報上說阿合買提江殺了幾個維族的國民黨青年團員是否有其事？

答：海似乎不清楚伊犁事件，和鐵交談幾句後，鐵說，最近因離開一二月，不詳。

海也能講幾句國語，他用國語補充說：殺人的事未有聽過。

記者說：我想提一個有趣的問題：京滬的報上載着康巴爾罕女士為「維族之花」，是代表藝術上的成功，抑代表美質？（因為記者在餐所與康女士相值，她客氣地招呼過）

海和鐵都笑了：她是烏茲別克共和國舞蹈學校畢業的，是代表藝術上的成就，但亦不能真正代表「維族之花」。

在該國的特刊上，曾言康女士現年廿六歲，這次和她第三次結婚才三個月，的丈夫同來，聞康女士並帶着她和第二个丈夫的養女孩子在身旁。

問：康女士和第一個丈夫為什麼離開？

答：死了。

「第二個呢？」

「不大清楚，現在的丈夫在新疆宣傳委員會擔任總務組長。」

問：維族人民所希望的是那種政治方式？是傾向於美國的政治方式？還是傾向於蘇聯的？

答：新疆人民並不喜歡美或蘇，希望三民主義的政治能迅速普遍實行。

「這次國大代表的選舉如何？」

海答：以選舉的情形而言，不能說是正當的選舉。

問：對新疆政治近况能滿意嗎？有何改進意見？

答：在張治中將軍領導之下很好。

問：就京滬兩地所見之藝術，那一種最感興趣？

答：上海的話劇「雷雨」特別好，雖意思不十分了解，但在動作及表情方面非常敬佩。維族也有很好的話劇，（海似乎很揚言地）那個有名的劇本名為「娜比雅沙依丁」。

談話時間足想了一小時又半，那樣急於為他人佈置婚禮，我向這二位道謝告別。

「得樣來，他（她）們正忙於出發，女團員的辮子在太陽光下閃亮地，我端視着她們，似乎是常見的外形，還外形往往在滬市西區小菜場近旁遇見的，是一種儉樸貧困的樣子，絕無英美的。幾位樂師弄着長長的琴絃，我不知道這些邊疆的兒女（他們大都受過中學及小學教育）心裏究竟抱着怎樣的心情，那二位小孩子穿着將開口的古式皮鞋，兩隻手插在袋裏奔馳奔出。

兵城！兵山！

戰幕籠罩下的徐州

吳曉報

民心極度恐慌 無人確保「萬全」
戰局難稍和緩 不會就此「太平」

徐州的地位

徐州真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不論在我們歷年來的外戰或內戰中，都可以得到絕對的證實。徐州在中國無數次的戰爭中，都最先受到了洗禮，它似乎永遠挺在最前線。

徐州在地理上的位置實太重要，正處於蘇、浙、皖、魯四省交界的要衝點，恰恰扼住了連貫南北交通的關口。因為這裏交會了津浦、隴海兩大鐵道，前者由首都通往華北的山東、河北，後者由海口的連雲市通往中原與西北的河南、陝西、甘肅，正形成了中國的一大十字運輸動脈，徐州就是這動脈的中樞。假使在國內戰爭中的任何一方不能控制住這中樞，那末這縱橫東西南北的大動脈就不能暢通而絕生了，對於戰爭的前途會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明白一點說，至少處於這一部分的戰局會因此失敗。

徐州曾在抗戰中出過莫大的風頭，提起台兒莊會戰，徐州會戰這些名詞，差不多每個中國人都很清楚，甚至為許多外國人所熟知。（尤其是我們的日本敵人）徐州在抗戰中發揚過它的精神，使我們的軍民都要誓死的保衛徐州。我們再可向上回溯，徐州在北伐完成後因國民黨本身內部圍打內戰，而成一戰略要地，後來由交戰各方的蔣中正、馮玉祥與閻錫山三總司令取得諒解，而就在徐州開「三頭會議」，得使該次內戰停止。徐州竟獻此「三頭」同時光輝，當可想見

其軍事地位重要之一斑了。

顧祝同和江蘇最高學府——蘇院

至此我們要提起江蘇學院了，為什麼要提起這學校呢？因為蘇院和徐州實有其相當的關係，它不但是徐州最高學府，也可說是全江蘇省的最高學府。蘇院的創辦人就是現任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學三）將軍，抗戰期中顧氏任第三戰區副官時，曾由他主持遷集江蘇安徽人士在編建辦了一個蘇皖聯立的技術專科學校。其後幾經改制，才將「蘇」一院分開，改辦成今天的江蘇省立江蘇學院。（皖人另辦一安徽學院）在改制期間，顧氏也曾親自做過校長，當時和顧氏很有關係的李壽雍、趙祿華、孔大充等均在內執教，可見蘇院與顧氏之關切。（其時蘇院設於一個小縣三元，這是一個在抗戰期中新設的縣，在一般本國地圖上竟找不到它）。

勝利後，蘇院要復員返省，全校師生均由顧氏派軍車運送還鄉。當初決定蘇院的校址當然在原則上設於江蘇境內，一度曾擬設無錫不成。（蘇院當初之設因戰前設於無錫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戰時停辦，故有繼續該院之意，乃擬復員於原地之無錫）。因為顧氏是蘇北（漣水）人，他當然希望能設於江蘇長江之北，即決定遷設揚州，後又改設徐州。（同時教育部也決定以徐州為蘇院的水久校址）當時顧氏已調任徐州綏靖公署

長官了。今日他又改任國防部陸軍總司令，而陸總部還是設在徐州，他當然在此坐鎮。在這同市的蘇院也當然多多少少要受到他的照顧。蘇院的行政似乎一直受到顧氏的影響，如戰時的院長孔大充，今年夏間去職的戴克光，與乎現任院長徐直民，都是顧氏的蘇北同鄉，而且一直和顧氏有着很深的關係。

被戰幕籠罩着的蘇院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目前的情形了，請先從蘇院說起。這兩天的蘇院完全被陸總部的軍事防禦網深深的籠罩着了。徐州在十月、十一月間先後受到共軍的兩次大圍攻，陳毅、劉伯承的部隊曾屢屢猛撲，總因徐州今日為陸總部所鎮守而不逞。（徐州地位之重要已詳前文「徐州的地位」）蘇院在如此軍事緊急狀態下，已顯出了它特殊的地位。因為它的校址正處於全徐城區中最高的地形上——就在黃河的大堤邊。這裏在我們的日本敵人佔領後曾好好的建設過。（整個的徐州都為日人大事建設過，證諸徐州今天的樣子已與戰前大異可知）因此我們走上蘇院的高處就可引目四眺，全徐州都在腳下，真可一目了然。這樣的地方應該為軍事家看中了，（不幸在勝利後先由教育機關的蘇院所佔有）徐州又正處於今天如此大規模的內戰中，蘇院就首當其衝，變成了一個絕好的軍事防禦地。在最近共軍第一次大圍攻時，（此次圍攻較諸以前任何一次為嚴重）就當

宜昌近貌

「現實」
旅行記者 孫雅甫

水閘停修 建築商叫命薄 市面頓顯蕭條
衣著樸素 大少爺大小姐 穿大掛見老爺

提起宜昌，便忘不了水閘；水閘停修，宜昌便失去了人們的寵愛。

Y. V. A. 測勘工作停頓，大小近百家的建築商都叫命薄，市面也頓顯蕭條。建築公司買了不步地皮，現在都另謀發展，只留少數人在宜昌看守這幾塊地皮。測勘處工作人員逐漸撤往湖南去了。

宜昌無法依賴水閘的繁榮，只好依賴長江輪運的轉運。本地生意幾乎完全仰仗幾個過路客人；因而這地方的旅館不少。冬季水淺，渝申直航輪少，宜昌就比較熱鬧。

宜昌人口九〇，三二〇；其中四川人約佔三分之一；浙江人河南人也不少。

本地文化受重慶影響，看去很像四川省管屬。譬如建築工人，他們一切都拿重慶作榜樣，害得好多「腳底下」的工程師要造新式屋宇，不得不上海招雇一批工人來。加之出入四川的輪船幾乎天天有，而去來漢口的車船却很少，更顯得它更和四川接近了。

從前宜昌是西南雜貨出口要埠，繁榮多賴毒品貿易，洋樓大廈都建築在它上面。抗戰軍興，宜昌遭受兵燹最重，房屋損失十分之七、八；現在修復的不過十分之二、一。

鄂西人民很窮，附近各縣出產不豐；只是秋季要收點棉花雜糧。棉花上銷四川，質地並不太好，能作二十支的紗就了不起了。這裏沒有打包廠，一噸花要佔五噸貨的地位；由宜運渝每噸要五百五十萬元運費。糧食自給不足，目前全靠四川，湖南也供給一部份。

宜昌的特產是紅炭，下銷漢、京、申。此炭發熱均勻，比重太著見貴，原料以青杠樹為佳。產地在姊歸、巴東，及四川巫山一帶，均在宜昌集散。

宜昌的交通主要靠長江。陸路有汽車通老河口及漢口，小輪船且通津市、長沙。此地土門矮雖有個機場，飛機却不停降。寄往上海的航空信常常七八天收不到。地方人士正要求民航設站。

沒有航空，文化就落後閉塞，宜昌人都為此苦惱。上海航空來的前報日報、大公報雖在這裏很銷得，只可惜太慢了。（此地有家中宜部黨報——武漢日報宜昌版）高級中學就是這裏的最高學府。書店裏除了教科書外，找不出幾本像樣書籍。航空寄來的雜誌沒一本，平寄來的也沒幾人買得起。鄂西買不起書刊看的人雖然很多，但他們尊重文化，看重讀書人；上海市的銅臭味兒還未「運銷」此地。

除了路過旅人而外，本地人衣著樸素；就是從上海念書歸來的大少爺大小姐，也不得不把入時的衣服收拾起來，另外準備一套「土氣」點的大掛兒去見老太爺。

太陽落到三峽後面去的時候，最熱鬧的二馬路、通惠路、男男女女都在街上散步，繁是「繁榮」。白天這裏各商店門口却找不到幾個買主。土產固然便宜，上海貨也不貴一倍，無奈大家包包裏沒鈔票。太太小姐要想買雙玻璃襪子，只有請人到重慶去帶來。一家商店有兩打呢帽便可充貨色齊全。上海到重慶的貨雖然經過宜昌，但在輪裏，此地人看也不會看是什麼。

自來水、柏油馬路沒有，電燈也不亮。上海初來的人對這裏乾燥的氣候感到不適。宜昌主要的娛樂是坐茶館聽梅。茶館之多，不下四川，作風也是川味兒。逛梅絕無危險，七八天不會看見一輛汽車，人力車也很稀少。娛樂場有幾家；電影院一個；書場兩個；楚劇院一家；平劇院一家。像樣點還要算平劇院。低級娛樂，賭博也一樣有的。宜昌人每月掙不上五十萬的多的；每天胡花一兩百萬元而不惜的也不缺乏。

四川來的人說宜昌生活用費昂貴；上海來的（下接第十六頁）

論專實現

論現實性·計劃性·新聞性

讀者歡迎 人類需要 火辣的赤裸的現實 凝聚的昇化的新聞

張嘯虎

現實性，計劃性，新聞性，鼎足而三，相輔相成，形成了現代生活的全貌。

倘若說十九世紀是一個富有悲劇意味的，徘徊於空想的世紀，則二十世紀便是一個富有喜劇氣氛的、追求着現實的世紀。此時人類底智慧已到達了成熟的階段，宇宙的真面目逐漸從中世紀底迷信的蛛網中露出來了。科學帶來了文明的享受，也同時跟着是生存的煩惱。人與上帝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已在進步的基礎上，建立了嶄新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人們不復癡心迷戀於消逝的夢景；重現記憶，却不復記憶的奴隸；接受傳統，却拒絕傳統統的鎖鏈。同樣，人們也不再將憧憬寄向遙遠了：有希望，有理想，而是與客觀世界的旋律（Rhythm）相符合的，意味着相當重量的可能與必然。這就是說：經過了科學文化的洗禮，經過了兩次大規模的戰爭，在所謂 Human Interest 中，已沖淡了「過去」的觀念，對「未來」也不感濃厚興趣，而只緊緊地抓住現實，擁抱現實，與現實搏鬥，最後是對現實底不斷的結合和澈底的征服。空想是對現實底不斷的結合和澈底的征服。空想是美麗的，現實是無情的；惟其美麗，所以空想，惟其無情，所以不可退避。故今日人類的的生活能力，已鍛鍊得空前的堅強與尖銳，足以面對此無情現實而無所畏怖的現實性出發。因此，從此種意識上與生活上，網羅目張的計劃世界，這是現實傾向的當然結

果。現實即是實現，即是一切客觀存在與主觀理想的實現，是過程，也是目的；而任何「實現」的條件都是需要計劃的，這是科學化與現代化的特徵之一，也是當今生活整體的根本精神，其具體表現，指指可數。如在經濟動態上，則為計劃經濟；在政治動態上，則為計劃政治；形之於文明者，有計劃社會；形之於文化者，有計劃教育。凡此均是說明：由於近代人類底此種現實性，遂因而產生近代世界底此種計劃性。兩者前後相隨，互為終始，遂展開一片浩瀚瑰麗，神奇奧妙的新聞天地。而現實性是新聞的源泉，計劃性是新聞的本質，而新聞性便是此兩者進行與完成的表現或延長。沒有計劃的現實，是一塊頑鐵，是一團混亂，不堪想象其可悲的結局，遑論新聞的存在？沒有現實的計劃，如無根的萍草，如泡影，如曇花，美麗而空虛，又向何處去覓取新聞的蹤跡？澈底地說：所謂新聞性的存在與發展，是以計劃性與現實性的共同存在與發展為其條件的。所以，在陶醉於詩情的幻想的世紀中，其社會的本質是文學性的；在傾向於計劃的現實的世紀中，其社會的本質是新聞性的。

新聞學是一種年輕的科學，報紙是一項新興的事業，它是時代進步到此階段的一產物。從歷史上原始的宗教報紙，服務於神權與君權；而及歐洲十八世紀的商業報紙，服務於地主，商人至貴族士大夫；以至近代東西各國的政論報紙，服務於政黨與階級利益等等，其間有着一貫的路

綫，就是永遠與現實人生不可分離的。換言之，是服務於現實的；是現實世界一而神奇的鏡子。時至今日，科學演進，商業勃興，報紙又以大眾新聞學的步伐，踏進了新世紀的門檻。文化程度與生活水平早已提高了，物質享受的豐富增加了精神時間的餘裕，一般讀者的知識與眼光遠非前世紀可比。諸如所謂「桃色新聞」、「黃色新聞」、「育動主義」（Jingoism）、「發動主義」（Sensationalism）之類，已不復能滿足他們底要求了。而那些充滿着教訓口氣與陳腔濫調，千篇一律的政論文字，以至風花雪月，鴛鴦蝴蝶的副刊小品，也是以他們感到厭棄與反感。他們所最需要與最歡迎的，是火辣的現實，是赤裸裸的現實，發掘之，採訪之，描述之，報導之，跳躍着時代和羣衆的脈膊，咫尺天涯，息息相通；洋溢着記者真實的感情。雖然紙上，是如此真切而新鮮，使千萬讀者如臨其境，如其見事，不僅是具有計劃性與現實性的時代反映，構成了現實社會與計劃世界的一環，而且是其工作與事業的本身便是計劃性與現實性的，所謂新聞性的整個內容，也正是此兩者的相互滲透、溶解、滲染、昇華而成的。基於這一個形勢，遂有新聞專業的新時代之來臨，此即是曹亨聞教授在中國首次所揭舉的「計劃新聞」的大纛。其中包含有如下的三個要點：第一、就新聞工作言，已經成為一個固定職業與專門技術。無論是（下接十六頁）

個固定職業與專門技術。無論是（下接十六頁）

移風易俗 國救劇戲

藝人嘉模田際雲

拋却皇上的厚譽宏恩 走向救國的民族革命

吳澤教授

一 提起田際雲這個人名來，稍稍接近一些平劇和秦腔戲的人，都會知道，他在清末民初，是和譚鑫培齊名，紅得發紫的名角人物。譚鑫培是平劇的泰斗，小叫天就是他的別名。當小叫天在北京上海掛頭牌時，秦腔的名角田際雲，就以響亮響這個別名，掛頭牌，和小叫天這個名字，一樣紅，為觀眾所敬仰捧場。不僅如此，而且二人在一般觀眾前受歡迎，在北京滿清宮庭中，也同樣受王公大人們的贊譽，尤其是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宮中婚壽大典，內府演戲，譚田二人出場時，太后皇帝是不虛坐的。

讀過田際雲的傳記，中有田際雲的生平的記述，雖短數百字，然感動至深，迄今未稍遺忘。記述中說：田際雲幼少聰敏，家貧，尚讀書，能通文墨。生在太平天國後，一八八三年中法戰爭前後，他歷經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至於辛亥革命，民國初年死。際雲的一生，不僅是在戲劇藝術上，在清宮，在平滬，負有盛譽，萬人仰慕，而是他在每次社會大變革的運動中，如上述的庚子變法，義和團運動，以及辛亥革命，其他都參予其事，走在時代的前頭，助成革命，或至於領導革命，幾次三番，革命失敗，或是消息走漏，亡命逃走，清宮捧他，慈禧太后背誅過他，然而他的學生，可以說是一位反滿清封建統治的革命家，一位負有盛譽，而且受有帝皇官廷榮譽的伶人，演戲而不忘以戲劇去「移風易俗」，

教育羣衆，實地去做革命工作，這是我在伶工歷史中所少見的！因此，我敬頌際雲的戲劇天才，藝術之高超，視之為戲劇家外，同時，我覺得還該加之以革命家的頭銜，才不致低估了他的歷史的貢獻！我認為，當年同盟會中的黃鐘聲，陳天華，都是為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而作話劇歌曲的革命號召，殺身成仁，成為革命先烈，田際雲雖然未遇難殺身，然其功績昭然，有過於黃陳，堪稱之為革命志士而無愧！

二 爲什麼呢？史事如何呢？下文寫來。

中國從中日戰爭以後，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訂下了，朝鮮獨立了，二萬萬兩的賠款，急如星火，迫得滿清官吏，羣小四出，向人民搜括勒索，驚天動地，雞犬不寧。滿清政府，從鴉片戰爭給英國打了一次大敗仗，迫訂南京條約。接着中法戰爭，又被法國打了一次大敗仗，越南條約，丟盡了國格。和一個蕞爾小國的日本一戰，又打了大敗仗。一敗！再敗！又敗！威信掃地，沒有一個有些真誠熱情的志士仁人，所能無助於衷，而要時傷國，深思有以救亡圖存之道。這時，外國資本在華大規模的開辦工廠、銀行、交通、中國民族資本也被刺激而發展起來。因此，清廷中興名臣李鴻章、張之洞等，提倡工商業，在野的士大夫們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紛紛號召變法維新，扶助工商業，舉日本明治維新，主張君主立憲，這一緩進的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爲年輕的

光緒皇帝所贊同，光緒皇帝就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引進康黨，下詔變法。

這一變法運動，在一般知識份子看來，不失其進步性，我們的伶人田際雲，當時出入宮門，與光緒、慈禧太后常接近，尤其是光緒帝。因此，際雲對於這震驚全國的變法運動，自然知之不少，而且多有宮中内幕可知，故田際雲雖伶人，政治感覺很敏銳，對於現實政局，也深切瞭解，感到非厲行政變，不足以圖強，因此對康黨變法，深爲贊同。不僅是贊同而已，且實地行動，據翁同龢奏中說，他當時往往與康黨光緒之間傳遞秘密文件，就是下詔變法時，光緒在宮中穿的那套西裝，據說也是田際雲夾在行頭裏帶進宮中去的。後來，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康黨出亡，光緒被囚瀋陽，田際雲也改裝逃走，亡命滬上，後來，慈禧太后念際雲藝才，乃下令免際雲之罪，命其回宮演戲，際雲就這樣，再回北京，出入宮中，爲內府演戲。

三

一個偉大的革命志士，是決不會因一次失敗或遭難而妥協屈辱的。際雲回宮後，越感國是之日非，憤慨於心，苦無機遇，如果有何足以救亡圖存的運動展開來，他是不甘後人的。終於，變法失敗後，不到兩年，（一八九八年）變法失敗，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復起（義和團的一扶清滅洋）的庚子拳變暴發。雖然，這一次的運動，不免於農民性的落後性，不够進步，然而，當年外國

品小實現



敬向豬致謝

梁園東教授

荒蕪田野 一片失窩螞蟻 不知走向何處
肥豬一頭 竟能給人酬報 救得一家性命

我偶然贊美了豬幾句，萬不料豬竟給我以報酬，他救了我母親的性命，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

這事情發生在我的家鄉，山西、忻縣、滎村。我們這個鄉村，雖不怎樣偏僻，但也並不當道，在平常的戰爭中，原可不受戰禍，但在這次抗日戰爭中，却成了游擊戰的場所。

在我們村的西邊，不到三里路，就是極長的雲中山脈，我們村中人稱他為「西山」，他和呂梁山脈毗連，北邊一直可達遼遠的陰山脈，南邊可達大禹鑿過的龍門山脈，這一系列廣大的山系，從抗戰開始時起，大部分都成了八路軍的根據地。

在我們村的東邊，三十里路以外，即是貫通晉省南北的「同蒲鐵路」，有名的「忻口大會戰」的「忻口」，只在我們村東北的四十里左右。這一條交通大動脈，當然在日本軍的掌握。日軍為保護他的交通線，鐵路左右數十里以內的村莊，經常有日軍住着。日軍的編製，常常越過我們的鄉村，直達「西山」脚下。八路軍的游擊隊，也常常越過我們的鄉村，直達鐵路附近。於是我們的鄉村，經常有日軍和八路軍，你來我去，我來你來，如果不巧，遇在一起，便在村中打起來。日本人第一次到我們鄉村，是在二十六年的

十一月初間，那是在忻口大會戰剛結束的時候。在大會戰時期，我們村中滿佈着「南軍」，據我母親說，那是×××的部隊。我家中住着幾個軍官，可是當他們退走的時候，我家中的東西卻被亂軍拿了個精光。當日軍來的那一天，那景象，我母親說「真嚇死人」！坦克車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街道上塞滿了日本人，幸而休息了一會兒走了，村中死了幾個無辜的老百姓。

從這次以後，日本人常常來，八路軍也在我們村中活動起來。日本人來的時候多在白天，他們怕游擊隊，極少在村中住宿。有一次幾個日本人已經住在我家裏了，臨時又不放心，終於搬出來在大門外睡了一夜。白天是日本人來的時候，晚上是八路軍活動的時候。來了要吃要喝，都由村公所向村民攤派供給。此外再加上許多真的、偽的、抗日的、漢奸的、各色政府數不清的種種徵調攤派，這樣一年二年，僅僅過去了三年，已經把村中所有的糧食、牲畜都被派光。偏偏不巧，在三十三年和三十一年間，又遭了災荒，在那幾年中，村中三百多戶人家，有飯吃的沒有一家，都是剝着樹皮和樹葉當飯。這時我們村中出現了一個發明家，他向村民建議，「以睡覺代替吃飯」，即是不論白天晚上，都耐心睡覺，只在中午起來，吃一頓樹皮和着包穀的飯，吃完後趕快再睡，以減少對吃飯的需要。

不過，這個方法，縱或有效，但事實上是不許任何村民「耐性睡覺」的。不惟此來彼往的軍隊須供應，而且八路軍一聽到村中來了日本人，必有游擊隊來打，或日本人從鐵路附近趕上八路軍，也追到村中來打，所以村中經常在戰爭着。那時村中的壯年男子，跑的跑，殺的殺，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婦孺，每遇打戰時只有拚命的跑，東邊打跑到西邊，西邊打跑到東邊。奇怪的是，過腳的婦女，平常連大門也很少能走出一步，這時居然也能飛快的跑，一跑就是幾里。不過究竟跑不了子彈的快，有時正跑的中間，子彈就在頭上飛起來。到了後來，村民都變的非常勇敢，索性不跑，每在村中「開火」時，大家只藏在屋子裏邊，而事實上卻是游擊戰愈來愈多，大家來不及跑。有一次在我家的院子裏打起來，我母親和家人們，只得拿衣櫃和椅子來做防禦。又有一次，一個砲彈突然光臨，打穿屋頂落到房裏來，幸虧沒有炸開。

我母親和我的家人們，就在這種環境中住着，一直經過了八年。到了勝利的那一年，老早已捱不下去了，但不知怎樣終於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捱下來，那幾年的日子簡直不知他們是怎樣過的，我母親自己也是「奇跡」！當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傳佈後，正和後方一樣

，村民們歡喜的發狂！可是過不了多久，村民們漸漸發覺並沒有什麼兩樣，又過了些時候，村民們反覺着情形變的更壞起來。晉綏軍和八路軍仍然經常在村中開火。開火本已不算可怕的事，但更壞的是，晉綏軍和八路軍，還沒有像日本人和八路軍那樣易於分別。雙方來的人都是說的能說的話，而孔也一樣。可是這一方面要發現你家家裏有那一方面的人住過，就說你是通那一方面的人，要殺要打。那一方面發現你家家裏有這一方面住過，又說你是通這一方面的人，也要殺要打。但是雙方都要在村民家裏吃喝住宿！於是來的人究竟是那方面的，村民必須弄清楚，如果弄錯了，人家就說你是「通」的，馬上就是手鎗、巴掌！「這是十分困難的」，我母親說，「他們來了誰都不敢講話，只有慢慢聽出些口氣來，才敢接應」！「有些男人們，換他們的衣服，布租的是八路軍，布租的是晉綏軍」。「有幾家弄錯了，被打的很慘」！這已經够困難了，但還不算，尤其壞的是：從前日本人對八路軍的時代，雙方僅僅在村中打戰，僅僅要吃要喝，現在換了晉綏軍對八路軍，又加上了「愛護」老百姓的「政策」。晉綏軍對村民說，「你們趕快逃走，趕快離開這裏，免得受共匪的『騷擾』。八路軍又對村民說，「你們千萬不要逃，逃出去怎麼辦呢」。過了幾天，晉綏軍來了便問，「你們為什麼不逃，你們近八路軍麼」？於是手鎗巴掌。晉綏軍剛走，八路軍來了，「聽說你們要走了，押起來」！於是弄得村民們毫無辦法，成日成夜如熱鍋上的螞蟻！這兩年來，村民們誰也不愁沒飯吃了，誰也不要愁他們打戰了，這些都成了次要的問題。最切要的問題是：「走呢？在呢？」「走？走到那裏？」「在？怎樣在呢？」從去年到今年春天以來，這種問題愈迫愈緊，「走？在？」「在？走？」

攪成一團，沒方法再行辨別，只有亂竄，從這村竄到那村，從那村竄到這村。我家裏邊，先是四姨母一家跑了出來，跟着三叔父一家也跑了。五叔父跑的很慘，把五姨母和幾個妹妹丟下，自己跑出來，不到幾個月就死掉了！

我的母親，對這個問題，從不考慮，只有一個老主意，就是「絕不離家」。在抗戰期間，本也有過機會，有逃出來的親戚願意把他照顧到後方來，但是他絕對不肯。第一、我父親的靈柩尚浮厝在那裏，他要守着。第二、我們的房子，是我父親辛辛苦苦造起來的，他不舍丟下。第三、更重要的是，他怕跑出來死在外邊，「死也死在家裏邊罷」！所以無論我寫多少信，無論親戚怎樣勸，他總是「捨不得離家」。

到了今年的四月五日，偉大的日子到了，我的母親居然也「遠征」起來！原因是村民亂竄亂奔的結果，我家陷入極端的恐怖。一方面八路軍在疑惑我母親也要走，好幾次在深夜半夜把我家人捉去要拘押。另一方面人們預料下一次晉綏軍來時，若還不走，那手鎗插住胸口的姿勢，即使不開鎗也將要嚇死。所以都恐嚇我母親說，「你不走，我們也要走了」！但是前一天晚上，我母親還是「捨不得離家」。這一天的早晨，果然有三二十多個晉綏軍到了村中，家人們便不待我母親的同意，立刻收拾起就逃走。誰都知道晉綏軍來時，不走的結果將是怎樣，於是村民們也胡亂着走。精包的，提籃的，抱娃娃的，你牽我，我牽你，走到村外時，又加上附近其他村的人，在荒蕪了的田野上，但見一片失了窩的螞蟻，啼啼哭

哭，都不知道該走到那裏！可是「西山」上的人望見了，立刻下來幾十個人追，於是晉綏軍往 downstream 退，八路軍往前追，把螞蟻們夾在中間，開起火來！子彈刷刷地直飛，把螞蟻們念的重哭，我母親不住的念佛，鎗聲愈來愈密。

這時有我的五弟媳婦，是我三叔的儿媳，他家裏正喂下一口大豬，出來時捨不得丟下，他就把他牽着走。那時還乖乖地跟着他跑，到了鎗聲緊密時，這隻豬無論如何不肯走，五弟媳婦不管子彈，拚命的拉，推，終是不走。他為弄這隻豬，已經落在人羣的最後。可是子彈愈來愈近了，他才害怕起來，才失望地把豬丟下跑了。正在這趕的八路軍，看見一口豬，幾個人丟下鎗也來弄他。前面的晉綏軍自然早已跑了，於是鎗聲才鬆下來。後來這口豬的結果不知如何，可是我的母親，我的家人們，和我的村民們，終於趁這個機會，才四散逃奔開來。

不過，據我的次子媳講，當鎗聲正密時，不知那裏來的飛機聲，不久就聽見八路軍的集合號，雙方因此才退走。但我母親堅持着說是這口豬救了大家的性命。

我是寧願相信我母親的話的。我聽說芬蘭的古民族，是以「熊」做圖騰的，熊是他們的祖先和最高的神，每年必有一次極隆重的典禮祭祀熊，這個隆重的典禮的最後一個，也是最盛大的一個節目，是把正在被祭祀着的熊，拉下來很恭敬地吃掉！我將做照芬蘭人的辦法，以後遇到豬肉時，必虔誠地大嚼，以表示我的謝意！

三六年十一月二七日

旅法雜記

使館人員 不予救濟 國家體面任掃地
衛深似海 人面如冰 赫赫官場可奈何

前言

說起法國，就會聯想到這是一個民主與自由的國家。在這裏，我們感覺到輕鬆和愉快。你決不必擔心會爲了甚麼左傾或右傾而遭逢到任何不歡的威脅和危難。你有信仰的自由，從不以爲王位繼承人而現在留滯在西班牙的巴黎伯爵 (Comte de Paris) 所領導的名亡實存的保皇黨起，一直到傾向莫斯科領導的甘心爲史丹林信徒的共產黨止，任何國民，都可以憑自己的愛好，去參加他們的組織，法律祇有保護你，也決沒有人會當你頑固或瘋狂。你有言論思想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除了近來爲了節約紙張，對刊物印刷的數量或篇幅有限制以外，你發表隨便那一種主張和意見都行。你決不會接到甚麼警告，甚至被迫辭職或無端的會失蹤與被禁。你可以批評或讚美任何人，甚至連爲中國新出版法所不准人民去加以讚許的國家元首在內。元首不是神聖，不是也有錯誤的嗎？因此，假如你有興趣寫甚麼「閒話」之類，那麼即使再早十年，也決不會使刊物被封，編者坐牢的。

這不是一個自由之國，是一個民主之國與「行憲」之國。雖然在目前，創巨痛深，生產還萎縮，經濟財政狀況還紊亂，糧食恐慌還有加無已，因此，社會還在不斷地動盪，一般的生活，也相當困苦，可是決不像中國那樣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決沒有成千萬無家可歸的在饑饉與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而且，空氣是自由的，儘管政治上的左右兩極端派，目前正在展開其空前以大打爭，但至少在目前，精神上，還不至於會使你窒息。

我在歐洲快十一年了，我盡可能到過歐洲的其他國家，我看過一世之雄的希臘統治之下的三帝國，我看過爲法內斯特的搖籃與發祥地的米蘭與羅馬。憑著一個異常的機遇，在世界二次大戰前夕，我到了那個社會主義的應用秘密警察管制著的國家的首都莫斯科，因大戰爆發之故，在倉皇奔避中，經瑞典，挪威而到了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自然，我歡喜很多國家，其中得包括明艷而民主的瑞士，和整潔而守舊的荷蘭……等等。不過，不知道是氣質方面的偏向呢，還是甚麼別的緣故，我也很歡喜這一塊自由土地的法蘭西。其實，在若干方面，我對於法國是有許多反感的，例如他們的浮誇和自大，一部人民的自私與小氣，中流份子的小布爾喬亞氣息之可厭，對於東方或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臭味之終始保持……實在也有其不可磨滅的憾處。

(一) 留法的中國同學

「現實」一語者，要我寫些旅法雜景，並且首先希望寫些在歐洲大戰期內的留法中國同學情形，持殊是若干同學的不幸的遭遇。好吧，就先於留法同學說起。

在大戰期內，留法同學是够慘苦的。從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莫洛托夫與李賓特洛甫在莫斯科握手言歡，簽訂德蘇不侵犯條約起，大家就知道歐洲人——特別是西歐人民，註定要蒙被戰禍的了。果然，蘇俄的態度一表明，納粹立刻向波蘭開刀，緊接著的，便是同年九月三日的英法對德空戰。當時大家都皇皇然在法國人本身，也是够慘的。本來沒有作戰的準備，戰事却硬逼上來。一級一級的動員令，弄到痛哭流涕，妻痛其夫，在巴黎，在宣戰的三五日之內，青年壯年，都突然不見了！跑到各主要車站去一看，僅是些軍服整齊的年輕人，一批一批的開出去，站上擁擠著的，揮淚的，淪泣的，捨不忍言！留法同學從這時起，也墮入了絕望的深淵之中。

從一九三七年，瀟灑橋事變起，繼之八一三日寇侵滬，一直到京滬放棄，許多同學，老早就已與家庭失了聯絡。手頭還湊得出放學的，也就在那時紛紛歸國，有的爲了完成學業，或根本沒有錢的時候，又東歸了一批，這是戰時最後東歸的一批的留法同學了。從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納粹攻擊比利時起，一直到六月中旬巴黎吃緊與一論陷止，誰也不想不到法國會失散得那麼快，納粹一進巴黎，留法同學至少留在巴黎的同學，便紛紛通，匯兌絕望，找工作嗎，誰也用不著。那時還有一個大中華民國的駐法大使館內代辦郭則範先生主持館務，你去問問他，想想救濟辦法，難得正不得要領，給你一百二十個不理。做文人已經不幸，再加上窮，將奈赫赫官場何？！

巴黎特金重怡
巴記者

到後來，實在不成話了，住公寓的，給老闆趕出來，住人家的，房東也不肯再留了。可賣的東西，早已賣完，同學中家境殷實，又和中國人有聯絡或相熟的，還可以舉債，說明由國內歸還，可是這類同學究竟是少數，於是挨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若無路可走的在死亡線上同學再向使館要求，這一次，倒像「舉債」似的，幾經周折，代辦先生居然允許每人每日發給一平民湯（*Soupe Gratuite*）票兩張，每天中吃兩餐，有巴黎市政府辦的兩個法郎一頓的湯喝喝。這樣，又挨過了幾個月。後來市政府的平民湯取消了，又按市民湯的價錢，改發了錢，總而算之，是不得一飽。因為我明白記得，加上什麼零用費，每人每月當時僅僅發給一百七十五個佛郎而已。

外國人倒是懂得大體的，他們雖然不是我們政府的甚麼代表，但總還有些人道觀念和責任感。似乎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巴黎大學區辦了一個大規模的大中學生食堂，中國學生，但經請求，便一律受最優待遇：兩個佛郎一餐，但不是喝的湯，却是吃的正正經經的午餐或晚餐。經教授證明工作的，還另外由學生救助委員會核給補助費，雖然數目也小得可憐，可是和我們的甚麼大使館比起來，倒要使中國同學為中國使館去懊悔無地了！

在那樣的困難情形之下，自巴黎淪陷以後的一年中，在巴黎的中國同學因營養不良，生活惡劣而患肺結核症的，一共有二十二人，佔「當時的」全體留法同學五分之一強；其中過半數病勢較嚴重的同學便是由巴黎大學區學生救助委員會協助，分送到各療養院去長期免費治療的。有一位廣東新會的林姓同學，因為寫稿而發了瘋。無家可歸，無屋可住，每每在拉丁區對面的太子街 Rue M. Lafrance 上高聲狂叫，有一位廣東

飯店的老闆，因為同鄉之故收容了他，叫他去做買菜工作，可是不久，是很悽慘地逝世了！

不幸的同學，不僅是患肺結核者與廣東新會的林姓者，那時的全體留法同學，都在死亡線上掙扎著。祇有學理工科的同學，都有出路，紛紛到試驗所去代替了已為德軍俘虜的法國理工學生的位置。然而更不幸的，却還有三個同學，一個是王海鏡，一個是雷子聲，一個是方炳文。王海鏡是河南人，曾任北京大學法文系講師，在法國學考古，這是一位極長厚而又極愛國的國民黨黨員。自九一八事變後起，他致力於抗日宣傳運動，功課之餘，同時為國際性宣傳，到過捷克斯拉伐克，比利時，英國等，代表中國學生出席各種國際性會議，在法國的許多民衆團體中，*M. Wang Huijing* 這個名字，是為大家所十分熟習的。

巴黎被德軍佔領了，他沒有走，也沒有錢走，然而他是歷來反納粹的，怎麼辦呢？審思無計！在維希 *Vichy* 雖然還有一個中國大使館，在巴黎，當時甚至還有一個中國大使館辦事處和總領事館，但中國政府的海外機構，歷來是「應付上司」，不管「開事」的。

我記得王海鏡那時，住在巴黎第六區的 *St. Ste. Genevieve* 一個旅館的六層樓上，靠幾個相識的中國工人，每月借些錢給他過最低限度的可憐生活，從此便一去不回。之後他的一個老師——北大前法文系主任李景忠先生，收到他一封信，告訴他關在巴黎近郊的一個監獄裏，請他送些麵包去，說實在社錢得受不了；巴黎中江樂園的主人，

中國國民黨駐歐總支部的負責人；邵聯先生，也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請他趕緊寄吃的東西去，然而寄出去的東西，都退回來，大概是轉移了拘押處所。

後來，才傳聞當時是押在 *Compiègne*。他特地囑託了他的老友韓國人徐嶺海去設法營救他。徐嶺海是滾倒在巴黎的，靠著中國護照，居留在法國，王很同情他，經常周濟幫忙他！然而徐似乎並未好好出力，而且對於王海鏡同學被拘後的一切，諱莫如深，誰去向他探問王海鏡的消息的，誰便自討沒趣，被他呵斥一頓！大概是五月中，有人收到王海鏡的最後一封信，大致說：罪名是抗日與共黨，現在將被解到德國去了。在信封上寫了兩行法文，說：「我發妻祇剩了幾個佛郎，寫這封信，連錢也便拋在路上，懇求拾到這信的人，買了郵票代寄給收信人，剩下的錢就算是我的一點微薄的酬勞吧！」

一九四四年八月，納粹退出巴黎，以後可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五年七月，有一個被關在德國集中營裏而為美軍解放回來的法國人到第五區巴黎大學廣場 *Place Daussant* 的山東飯店去吃飯，他說：我受一位中國同志彌留時囑託，叫我寫一自由地回到巴黎後，千萬莫忘記帶他個消息給巴黎第五區的任何一家中國菜館，說他已經不幸去世了。這信法國人說：我和這位中國同志關在同一個集中營裏，僅僅三個月，他便不支了，大概由於他身體好，天天派出去做苦工；他又說這位中國同志，便是很可愛的 *Monsieur Wang Huijing*。

一個反納粹的，抗日的忠誠愛國的王海鏡，不及見納粹之失敗，抗日之勝利，而且竟竟冤屈屈的死在納粹手裏，在他，在一切深知王海鏡者怎能不沈痛慨嘆地說一句：「此恨綿綿無期！」

現實評論

「主稿」宋一文

美奴菲律賓的狂言

本市報上載有菲律賓政府公報，主張台灣實行「自決」之消息，此在台灣自治陰謀案發生以來之一新鮮新聞。

台灣之為中國領土，此為衆所周知，日本之攫取台灣正如日本之攫取東北，故開羅會議時即已議定待日本擊敗後歸還中國，現在，台灣叛亂初平未久，中國正向美國索取琉球羣島之際，而美國的奴才菲律賓却居然在政府的公報上透出台「自決」的主張，這恐怕不單是奴才菲律賓的意見，其幕後大有把戲存在。

首先，我們要問一問美國，美國向標榜無意於中國領土的染指，但却將琉球列入為國防基地，琉球應歸還中國的，中國是不會也絕不可能使犯美國，但美國將他國的領土作為自己的外圍防線。其次是香港與澳門到現在還是無收回的眉目，英國與葡萄牙根本沒有想到應還的，中國在這一次擊敗日本以後，僅收回了台灣，現在，却被美國的奴才菲律賓主張「自決」，說不定英國及其遠東的附庸也作如此想法的。

菲律賓在不久的最近，屢有虐待華僑的慘事，這做慣了殖民地的奴才自己還仰人鼻息却也代台灣作起主張，且公然在公報上發表，使我們覺得奴才的嘴臉有時倒也比牠的主人更卑鄙可怕。不過，黃人還得黃己，我們自己也是扶不起的阿斗，好容易算是「強國」，在國際上獲得了

使用否決權的權利，竟在勝利之後拾不起頭來，則不被奴才看重，自在情理之中。

可是，在國際關係的道義上，我們的政府應向菲律賓提警告。

今後，中國僑居南洋的人民，可能被這些做殖民地的奴才欺侮與壓迫，從而工商業市場也被一腳踢出，等待對日和約確立後，他們將會歡迎他們主子的另一新奴才的。

我們的輿論界應共起注意！

確定人的身份

人類本是不平等的，同為一國的國民更應不平等，這中間本沒有什麼身份可言，但今日我國的情形，這問題有提討論的必要。尤其是今日上海

今日上海，可以說是被一般奸商及其類似的人獨佔了享樂，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輾轉在生存線上，這樣的社會，決不是人的社會。

那些擁有新型的汽車階級是誰？他們對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麼？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吸血鬼，社會秩序真正的搗蛋蛋子，這些傢伙操縱了物資與波作浪，他們的汽車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所構成，在政府推行「節約」及限制汽油出售的情況下，我們主張政府應調查並確定人的身份，吊銷了這人民敵人的牌照，也可並得他們的揚威。

在中國這樣窮的國家，坐汽車也得看看各人的身份，當我們看到市參議會開會之時，塘沽路參議會的門口停滿了汽車，有幾個特派的警士在那裏禁止人力車三輪車的通行，我們想不到飢餓人民的代表人參議員老爺們闊得如此。怪不得竟

有人提議請政府寬放限用汽車，且將參議員自己本身也列入一階級為汽車的使用人。我們想不透，當上海市民飢餓的時刻，參議員老爺們會坐著新型的汽車招搖到會，恬不為怪的情形一如無知的商人而不自覺，而當經濟警察嚴厲檢查囤積物資平物價的當時，也竟有人主張為奸商打算，堂皇地說是保護商人正當營業為辭，而物價驟漲，市民生活難過，則未聞金口稍開。

這些，這些，全是不明人的身份。在人的身份不分，等級無別，則最作惡者能得最高貴的享受，則這個社會的人民必然地會走到再來一次革命的要求。

確立人的身份，雖然無補於奸商的無恥，但至少在這這些人的精神予以貶值的打擊。過去專制的時代，寒士雖然清貧，但那件藍衫却可代表文化為社會所敬重，故人類尚能賴文化以求進步；而那些暴發戶雖然發了橫財，但以白布衣不登大雅之堂，給他們精神打擊，故學術為人所看重。現在的好商既多非合法的營利，更非生產階級，社會上的物質享受也祇問黃金不問學術，僅惡投機享樂，社會又那得不亂？

我們應尊重文化學術及生產者在社會中優越地位，讓這些奸商的太太及公子小姐們知道自己發財的丈夫及發財的爸爸僅是社會的低等動物而已，如此，人類能努力於知識的探求及重視生產勞動的價值，飛行在馬路上的汽車再沒有血腥的價值，飛行在馬路上的汽車再沒有血腥的價值，飛行在馬路上的汽車再沒有血腥的價值，如此，這些新型的汽車是表示他的顯氣還是表示他的無恥？

以最大多數最大福利為前提的事業，最後必告成功。

福特

中國有一個女人，她有千萬個民主人士的力量集中在身上，威力勝過千軍萬馬，有權勢的敵人懼怕她，她是自古以來少數偉大女人中的一個。但是她從未失去她的理智，她的頭腦是有決斷的。她就是這隨孫中山先生奔走的孫夫人，是在政治與革命工作上繼續不斷的工作了三十年老長。

相信人民·尊敬人民

宋慶齡政治信仰的「祕訣」在於她永遠相信中國人民的力量。今年雙十節，她由上海發出通電，籲請美國人民協助，電文有云：「沒有一國人民像中國這樣含辛茹苦。中國人的苦難，已歷數世紀，像山一樣的重。中國人民雖在被壓迫的情形中，但她們的精神和精力卻沒有減弱。」她從不因爲他們的軟弱而懊喪。她終身的努力是爲鼓勵他們覺醒，她對人民的尊敬是真實的而並不自居爲恩人。

沉默就是力量

孫夫人異常沉默，但沉默比語言更有力，她在靜寂中默默地工作着。

抗戰爆發後一年，她從上海轉移到香港，組織了「保衛中國大同盟」，在各國展開捐募運動，保衛戰時孤兒，護療忠勇傷兵，發動工合運動。香港失守了，孫夫人搭着一架最後離開香港的飛機飛到了重慶，繼續着「保衛中國大同盟」而默默地工作。

抗戰結束了，「保衛中國大同盟」遷港，改名「中國福利基金會」，從事護衛新中國的幼苗和醫護工作。她要給垂危的文化界保持一部份

有政敵·無仇敵

孫夫人生性高尚，有超羣的莊嚴，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極有風骨。良知和獨立精神自幼即已訓練，她早已決定獻身革命，十九歲時就加入了國民黨。她具有中國人的特性和外國化的性格，她對於已表示友情的人忠誠至極，一朝決意反對某人，她坦白地不妥協地就此劃席。她有成羣的政敵，却很少仇敵。

譽滿中外

孫夫人片刻不忘人民，人民更不會忘記這位陪伴了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夫人。每逢中山先生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時，看到那些早已叛離了三民主義的政客表面上搖幌着中山先生的革命招牌，實際上却正絞殺着三民主義的實現時，廣大的人民更把目光都移向孫夫人，等待着她的登高一呼，等待着她來給中山先生的叛徒予以最無情的申斥和打擊。

每當主要的政治危機出現時，她就不斷地向反動份子抗議，她的宣言一發表，會引起全世界的廣泛的響應，像巨人發出了一道強光，劃破了黑夜的長空。她永遠反對與帝國主義妥協，異常驚訝地注意到任何中國成爲美蘇二國的戰場企圖。孫夫人數十年來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忠心，對被民主者的深惡痛絕，在世界各國贏得了最大的尊敬和信仰。



(上接五頁)

徐州或者「太平」了，你看江蘇九區專署爲紀念徐屬各縣抗戰陣亡將士，曾在四月廿五日招標開工興建徐屬各縣抗戰陣亡將士紀念塔于城南雲龍山麓。歷時半載，耗費六千萬，終於在上月已全部完工，又要召集徐屬各縣舉行一落成大典」。省府却還呈准行政院撥款六千萬慰撫此次受害的陸軍軍民。在上月廿一日徐州也照樣舉行了一國代者選」，據云選票達二四九四九票，棄權者不及廿五分之一。(注：區域代表當然選出賈繼山)但除徐州一市外，其他所屬各縣如銅山延至上月廿九日始選，沛、邳、嶧、嶧山、贛、數縣均因尚在動盪，故未能如期舉行而延期下去。

徐州似乎不會就此「太平」，當地軍事最高長官顧總司令視同爲謀害固其防務，曾特電蘇省主席王懋功飛徐商此一大計。據云中央亦曾考慮到徐州當地確實之貧苦，已撥款十四億以作徐州城防。而事實上徐州的防線約長一百四十餘里，需款達三百億。顧氏已請中央再撥一百億，另由徐州各界籌募二百億。資本案財主必須拿錢出來，華東煤礦公司捐了一百億，各銀行捐三億、二億不等，共得三十餘億，鹽每包加起二萬，約可得十億，滯徐的貨物和路局商議代運，也可得一筆款子，徐州唯一的大麵粉廠寶興廠負担六十億，其所出麵粉即加三萬一袋，其他中興煤礦也因負擔捐款而大漲其價。如此一來，徐州物價乘機直昇，全市小民怎樣得了？還不是直接間接的由他們來負擔這二三百億元的巨款。

徐州目前這樣大事業防後是否已能萬全？恐怕顧司令說同也難以肯定這句話。在己日這樣大規模的內戰中，實不能預測到將來的變化。上月卅日陸總部舉行了大砲實彈演習，第一天就在城內蘇院和城外雲龍山各放六砲，次日再

放二百餘砲。據說該大砲彈價在美金三十五元左右，也不知到底要放到多少砲。站在徐州城最高地的蘇院高處，眼望着腳下的整個徐州城砲聲轟得在砲力的動盪着，好像一切也就它轟光了。(十二月九日)

(上接六頁)

人說宜昌生活便宜；宜昌人說東西漲得很凶，最近一月幾乎漲了一倍。物價天天漲窮人日日多，治安便成了問題。冷僻僻巷，單人夜行，常有驚心之事。宜昌上面是三峽，下面是武漢，右邊是湘、楚，左邊是陝、豫，形勢重要，兵家必爭戰時日軍距重慶最近的城市，就是此地；要不是有個三峽擋住，宜昌到重慶不比武漢到宜昌困難。現在此地是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所在。綏靖主任潘文華在這裏運籌要面。

宜昌沒有戰前熱鬧，一方面是因為禁烟關係，一方面却由於湖北桐油改運出口。恩施一帶的桐油改走公路自巴東下河，不再假道宜昌集散。宜昌現下的地位，完全因為是交通上的轉運站而著名。

湖北除武昌、漢陽而外，便只有宜昌與沙市還像個樣子；宜沙都是二等縣，還不成立省屬市。川漢鐵路宜昌上面有些路基早已弄好；這條鐵路修起，宜昌會比現在熱鬧點。宜昌真正的要路大發展，却看賴於Y.V.A.的興修。目前宜昌最迫切的問題是航空站的設立。

(上接七頁)

學識，能力，身體，都要求高度的水準與嚴格的訓練，不再是失意政客與無聊文人的集合了。而能的度嚴肅真實，品格的高尚，意志的堅苦卓絕，節操風度的修養，尤爲成功的先決條件。第二

、就新聞事業言，則已步着新興工商的後塵，成爲一種大規模的企業。其程序是：「世界發生之事件爲新聞原料，報館爲創造新聞原料的工廠，以記者爲優良之技師，經過有計劃之採集、寫作、編輯而後發行，而又將製好的報紙成品迅速推銷之於市場。」(曹亨開教授：何謂計劃新聞)

其他如採訪、發行的建立，編輯方針、新聞政策的執行，經營的方法與範疇，無不與計劃企業一相同。第三、就記者與讀者的關係而言，是空前密切而健康。首先是對於讀者的關懷與人格的尊重，「了解他們心理與生活的需要，與時時警讀者打算，引導他們走上正確之路。」其次，讀者也以誠懇與敬重的態度來接近報紙，對待記者，不復如過去的一敬而遠之了。這三點，便是現實的計劃新聞的要義。

目前的中國是在戰火中受難，正面臨着一片育動的悲劇景象。千萬人民的悲歎離合，顯露了如此一幅偉大而悲壯的畫面。因此，現實的計劃新聞所負的使命是雙重的，而記者自身所領受的呵險是混雜着酸澀苦甜的。一方面要將現實的黑暗面儘量暴露出來，以銳利的筆鋒，刺穿一切罪惡的祕密，公之於世，使其無以逃脫大眾的指摘與歷史的審判。另一方面則尤須在這種地刑與水深火熱的景象中，開闢一線光明，創造一團溫暖，爲飢俄受苦的羣衆供給一份豐美的精神食糧。打開廣大的新聞窗，使苦悶空虛的讀者也能呼吸得一力量，在積極上是一種領導的力量；而前者是一種道德的作用，後者是一種政治的作用；目的和平一個：就是使國家社會以至人類世界獲得和平，民主、理性、進步的果實。報紙如何以發揮此種力量與作用，則在根本上其現實性的道路，在方法上是計劃性的道路，實質的，即是現實性、計劃性、新聞性三者合而爲一的道路。在此，我們爲一個新生中國的前途祝福，爲這新時代的新聞事業祝福。(十一月十八日)

上海市社會局化字第二一一〇四號批准先行發行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八〇號